

夢迴欖仁

高二丁 陳茵暘

那些回憶裡，總有著滿天飛舞的黃綠色樹葉。

～小葉欖仁主幹通直細長，枝葉纖細，側枝輪生而平出～

小學校園裡，有棵實在很引人注目的小葉欖仁，也許是因為當時校史不過十年，靠著通直細長的主幹和茂密多層的枝葉，它竟也招搖撞騙當起了「樹爺爺」。

這棵爺爺樹完全顛覆爺爺的慈愛形象，說它是霸王絕不為過；這棵樹不往上長，老愛橫伸侵占別人的生存空間。欖仁的新枝一圈圈由中央抽出，像盛開的花一般橫向舒展，枝葉雖細卻層次分明，濃密迷漫又不失雍容大度；若由樹下抬頭望，只能看見無止盡的綠色漩渦盤旋直上，攬雲攬月攬青天。

學校為了維持它的漂亮形狀，也樂得扮演殺手角色，砍起旁邊無辜瘦弱的掌葉蘋婆，那可是毫不手軟；領土擴張最慘烈的一次，甚至連圍牆外的台灣欖樹也慘遭毒手！眾芳搖落獨它一株鮮妍：春日裡綠葉青青，枝頭抽出的嫩芽總讓人驚喜，夏日一身無垠的釉綠，招惹薰風盤桓不願離去，秋冬時無聲飄零，殘存枝頭的黃綠枯枝，參差對映出一樹淒豔絕倫。

小小的我仰望著它，那時它是我的天，總認為四季青黃交替是理所當然，從沒想過我以為的永恆也有極限。

～小葉欖仁種子外殼堅硬，可隨海浪旅行散播下一代～

我們每天都在學校玩到天黑，學校的遊樂器材早被我們換了無數種玩法，小小年紀不懂得欣賞美麗的校園景色，總把腦筋動到為數眾多的植物身上。

工友伯伯昨天剛割完草，還沒耙掉的青草在烈日下烤了一天，顏色轉成枯黃，水分也早蒸發掉，剩下一堆堆踩上去會發出啞啞聲響的草葉——嘿，堆疊起來，正好讓大家比賽誰能把自己弄得最髒！或者掌葉蘋婆的落果季節來臨，我們會忍著不好聞的味道，搶先撿走漂亮的心形木質果殼，悄悄收藏對愛情的嚮往。畢業後才知道：枯乾的野草太蕭索，漂亮的愛情太天真；真實人生其實更像小葉欖仁的種子，它隨海波流浪十方，柔軟的心包覆在堅硬的外殼裏，任八方風雨來去，生機都不曾斷過。也許當時我們該收藏的是欖仁子的堅毅，如今大家海角天涯南北西東，路上有挫折也有迷惘，一顆常伴左右的欖仁子，應該會是最好的祝福和紀念吧。

～小葉欖仁性喜高溫多濕，排水，日照力求良好～

環顧校園，幾乎處處都被我們的足跡踏遍，唯獨有小葉欖仁樹蔭遮蔽的部份，難得受到青睞，因為它似乎一年到頭都在落葉，致使樹下佈滿爛爛濕濕永遠掃不完的枝葉。不過很多爺爺奶奶喜歡在樹下悠悠地納涼，透過樹葉篩下的陽光明明滅滅地映在臉上，他們細細碎碎地交談，是喜是憂雖看不真切，但一派愜意的「懶人」情味卻令人印象深刻。偶爾我們會去樹下挖挖木耳，第一次發現樹木活生生的冒出「耳朵」，驚喜得像自己身上開了花；原來腐濕不是只有衰敗，爛泥也能孕育春天。不過大半時候，我們總是滿校園流竄，小葉欖仁無法加入我們，只能託微風捎來些黃綠色的小葉子；或漫天飛舞壯麗得令人驚嘆，或醉步蹣跚地跌到我們身上，像個不甘寂寞的孩子。

～小葉欖仁生性強健，根群穩固耐強風吹襲～

升上高年級後，身後亂舞的黃綠樹葉變成了呼喊亂跑的小毛頭；欺負植物的方法年年變化，小葉欖仁的枝葉也又落了幾輪，我始終和它維持著愛恨糾葛的奇妙關係。欖仁樹如花朵般的輪狀層次延展得更大，漸漸有些成熟的樣子了。喜歡它的亭亭如蓋，像傘像海像母親的手；然而滿地落葉掃之不盡的時候，就埋怨起它真是棵愛美的樹，總是不許枯葉殘留枝頭，總是讓枯葉細細紛飛，總是留下一地的無奈。而更多的是討厭的感情，總覺得它不可一世地站立在要衢，一直為自己能保護樹蔭下那些植物而驕傲著；為以紛飛的黃綠色樹葉打敗我們而驕傲著；為自己依然能保持外操場霸主的地位而驕傲著；像極了那個總愛抓我辮子胡鬧的臭男生。

也許它的驕傲還真有幾分道理。每當颱風過境，操場總是鋪上一層厚厚的綠色地毯，四周的掌葉蘋婆多半七零八落，僅剩的枝幹搖搖晃晃，還得可憐兮兮地抓緊最後幾片樹葉。惟獨那棵霸王欖仁，綠葉雖滿場追逐，枝幹仍穩穩站立，從沒看過哪根枝幹被吹落。小葉欖仁是愛美的樹，可不許自己完美的形象有一絲瑕疵；小葉欖仁也是好強的樹，腳邊有多少植物受它保護，怎麼可以讓它們被暴風摧殘呢？它深知內在的重要，撒落滿天黃綠細葉的同時，也不忘扎扎实實站穩腳步，做個由裡到外全盤皆勝的霸王。

從樹蔭下踏出校門後，仍常常回去，看人，也看樹。小葉欖仁撒出的那些黃綠色樹葉，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，隨風飛散到校園的每一個角落；茂密枝葉擋下不少熱氣，只見操場中叮叮噹噹摔落地面不用錢似的陽光，一到它這裡便剩下幾縷細線，投影到地上的樹蔭深淺不一，微風一來，便跳起曼妙的華爾滋。小葉欖仁變了，霸氣減去許多，剩下的是讓人心暖暖的溫柔。彷如荳蔻華年裡，好和我伊呀盪著鞦韆，切切交換著八卦情報，癡癡望著天空發呆；而不經意飄進書扉裡的欖仁葉，不是相思，是壓不住的年少輕狂。

～大寒時小葉欖仁樹葉褪盡，留下灰白枝幹，更顯清瘦軒昂～

小葉欖仁終究逃不過盛極而衰的命運。學校打算把原本的「口」字形建築排列填成「口」字，如此一來，整排的遊樂器材和小灌木都得移走，雖然建築不會影響到小葉欖仁的生長空間，但新大樓一蓋起來，它的陽光就要被遮去大半。我無法掩飾對新大樓的敵意，但我也無法更改小葉欖仁的命運。它逐漸瘦弱，往日不可一世的姿態已不復見，甚至連漂亮的黃綠色樹葉也不撒了。再度回校，它依然佇立原地，只是沒有英挺的姿態，活像垂垂老矣的風中殘燭。那裡沒有樹蔭了，陽光早就不再造訪，奔跑嬉笑的孩子們也看不到了；只有青青草地還在，掌葉蘋婆還在，台灣欖樹還在。一直以爲小葉欖仁是棵孤僻的樹，總讓群鳥繞樹，卻無枝可依，獨留一身孤高偉岸的清白；其實它也需要陽光的溫暖浸潤，更需要赤子的嬉鬧笑語。現在沒有人幫工友伯伯耙草，沒有人三天兩頭弄壞鞦韆，更沒有人會去撿果殼、挖木耳了，孩子們都進補習班了。

我只好幻想那裡還有漫天飛舞的黃綠色樹葉。

原來欖仁是會攬人的。當年它枝葉細小，身型高聳，製造著不被珍惜的落葉，漫天撩動情絲，卻又那麼固執地昂首招展，所以有人說它是君子樹；但清掃落葉的時候，我卻曾恨恨地將它當成小人樹；翩翩君子也好，囂張小人也罷，它封存了我童年所有的印記。

還記得那些會跳舞的黃綠色樹葉嗎？小葉欖仁從不覺得這樣拋撒是種浪費，就好像，我也不曾在意童年自指尖流逝，讓它自由自在地去吧！撒呀撒呀，盡情揮霍大把大把地撒，直到被風吹散，舞出最美的圖案，而後消逝，無蹤。

